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二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二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話 三一一六九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註冊 內政部登記

第四卷第十一期

小言論

不好意思聲張的事情

韜奮

我國家庭中的婦女有一句通用的特別名詞，而在『辭源』中尋不出的，叫做『私房』．這個『私房』並不是指什麼房間，是指背着丈夫私自藏起來的錢．這個名詞也許因區域不同而略有變異，不過這種『私藏』的習慣似乎是很普遍的．但我當然不是說個個奶奶或太太們都有這種習慣，這是要鄭重聲明的，免得女同志們看了也許要動火．

這種『私房』，也不是絕對不好意思聲張的事情，有的時候被丈夫發現了，這位從事『私房』的奶奶也竟能坦然的對她的丈夫聲辯道：『我所積起來的錢橫豎終是你的！』不過就大概說，這種奶奶總不願意拆穿的，對於有些褊狹胸襟的丈夫，有的簡直要絕對的『諱莫如深』．我有一位朋友的鄰居婦女便遇着這樣不幸的事情．她費了許多工夫積起來的『私房』約有六七百元之譜，放在銀行怕銀行有倒閉之虞，只得藏在家裏；但是藏在家裏又有種種不便，完全換作鈔票罷，覺得一大堆紙，似乎靠不住，於是都換了光亮亮的大洋．但是六七百塊的大洋，容易動人耳目，尤其是要防被丈夫看見，於是她決計藏在她所認識的前門鄰居張家阿嫂處．不幸這位張家阿嫂是一個大煙不住的鴉片鬼，把她所藏的白銀，都變了黑煙，不再藏在箱子裏，却老實不客氣的吸到肚子裏去！後來被這位『私房』奶奶知道了，已來不及，屢次偷偷摸摸的去催討，那個鴉片鬼總是『假癡假呆』的不理．在尋常的情形，這位奶奶儘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咆哮着向對方大鬧，但既是『私房』，不敢令人知道，更不敢有一點兒傳到她丈夫的耳朵裏，因為萬一被他知道了，不但怕他大怒，她有了什麼『私房』，而且看了這樣大的一筆欵子，也許要疑她有什麼不正常的行為，於是只得不敢聲張，雖氣得飯都吃不下，也只好像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

從這件很尋常的小事，也可以見得偷偷摸摸不好意思聲張的事情實在做不得！做了就是有冤枉，往往也無處伸冤！怪不得司馬光先生說他生平沒有做過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是他一生最愉快的事．

本期目次

小言論 不好意思聲張的事情 韜奮
監察 畢雲程
人人可以有兒子 心水
一個男女同學的討論會 李公樸
徐公橋之空前農友聚會記 明皓
「眞美善」的女作家 綱者
免得孩爲情 清鳳
美的體格 孤峰
也有困難 孤峰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 鄒恩潤譯述
讀者信箱
社會對於黃女士何如此之慘酷？ 胡堯爪
夫妻問題 倫希蟠
爲許女士事答 編者

監察

畢雲程

居嘗自思，我國人最不懂得監察的意義和價值．即以商業而論，向來我們中國人的鋪子最多是夫妻店：一夫一妻共同經營着一家小小的鋪子，共同管理，共同貿易，共同生活，雖不必一定怎樣發達，倒也可以一年四季衣食無憂．其次就是一種所謂合夥的商店；他們不是親戚，就是朋友，幾個人合起一些資本來，共

同管理，共同貿易，共同生活；店的規模比較夫妻店稍大，營利也可以比較的畧多．他們幾份人家也可以藉此營生，圖個溫飽．順手時更可以由此逐漸發展擴大營業．然而你謀私利，他想獨佔，這些弊病也跟着規模的擴大而漸漸發生了．到了最近這幾十年，因爲華洋通商的影響，大公司漸漸發生，資本既大，股份又多，往往一個公司的股東有幾百幾千人，於是公司章程遂有選舉董事監察人的辦法，以爲經營業務，監察盈虧，各負責任．理想上很爲妥當，但是有法不能實行，董事不董事，監察不監察，往往虛應故事，過若干時開一個會，有些董事監察還沒有弄明白自己負有相當的責任，糊裏糊塗；有些到會隨便談幾句空天，就跑了；有些簡直不到；有些簡直連會也不開；有些簡直連公司總協理還是幾個大老官掛一個空名，對於業務經營如何，盈虧如何，簡直無人問訊，任憑一般壞蛋營私舞弊．賺錢是他們的，虧本是公司的．不多幾年公司倒了，他們富了，所謂董事監察總協理還是悠悠的官得做，他們的大老官，不過一般小股東真正晦氣，血汗換來的錢，變成一錢不值的股票．董事董些什麼？監察監察些什麼？一篇糊塗帳還是無人聞訊！

不但商界如是，政界亦如是．前清且不論，民國以來已經足足十七年，從來不曾有過一次正式的全國決算，人民的擔負究竟多少？國家支出究竟多少？從來沒有一篇清清楚楚的報告．不但是一本糊塗帳，甚而至於連帳都沒有—研究國家財政的人僅能憑着一二次不正確不完全的預算，約略估計一下．如此糊塗，可以說是現在世界上的國家，除了我們大中華民國，再沒有第二個—有時候我們以爲國民太好，拿錢出去以後就算完事，從來不問一聲帳目，實在是過於寬厚．仔細想起來，實在又不是寬厚，却是向來沒有養成監督財政的知識和習慣．

俗語說得好，『親兄弟明算帳』．一個機關不論大小，或者是一個商店．或者是一個工廠，或者是一個什麼公共局所，官廳衙門，都應該有一筆清清白白的帳，都應該有一個對於帳目負完全責任的人．不論收入支出，數目多少．都應該起着一個真確數目和來蹤去跡，每一個月都應該有一個結算，每一年都應該有一個總結算，使無論任何人來查帳，都可以一目了然．今人有句罵人的話，叫做『亂帳』，被罵的人無不怒形於色，實際上工商界因帳目不清而涉訟的已經不計其數，而政界交代更含糊，最近浙江財政廳民政廳聯合登報追究各縣已卸任縣長交代不清者有數百萬之多，其他未登報的更多，眞是混帳！我想浙江省政府還是比較的好，所以能追究一下，但是追究者自追究，混帳者自混帳，倘然不想一個辦法出來，貪官污吏市儈奸商到底還是逍遙法外！

> 古人求進步的方法，專採實行……譬如后稷親自去教民稼穡，大禹親自去疏通九河；其餘像燧人氏發明火，試問他不去鑽木，怎麼能取出火來呢？神農氏發明醫藥，試問他不去嘗百草，怎麼能知道藥的性質呢？到了後來，不是『讀書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論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讀死記，另外來解釋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釋再來解釋一次，你解釋過來，我解釋過去，好像炒陳飯一樣，怎樣能夠有進步呢？
>
> 孫中山先生說的話．

所以我國應該趕緊確立一種監察制度，養成一種監督財政的習慣．無論怎樣好人，掌了權而無人監督，也許變壞．所以監察制度不但可以預防一般人的貪污失職，同時可以保全有名譽的好人，不使他們有變壞的機會．不但如是，我國人向來公私不分，對於保管公款，職掌財權的人，往往請求通融，圖謀不正當的利益，不知道保管公款或職掌財權不過是一種職務，對於他們所保管的公有財產僅有保管責任，並無任意支配任意使用之權．但是一般人都不能了解，往往貪多務得，予取予求，若保管之人取嚴正態

度，不予通融，縱免損及友誼，結怨個人，如此情形，亦爲私移款項之一種原因，而監守自盜，私收客帳，挪動公款種種，尤爲一切罪惡之源。若能普及監察制度於一般事業，處處有人爲嚴正之監察，不但可以使人不得不廉潔自守，且可以藉此拒絕一般所謂之通融，於公私機關及國民人格，均有莫大利益，其最大效用，尤在使投資者有正當保障，於股份公司之發展尤有極大關係。我們很希望政府人民共同努力督促監察制度之嚴密實行。

十七十八二月十日，上海。

人人可以有兒子

心水

在法國最近一次耶穌聖誕的時候，有一位百萬富翁科納克 M. Cognacq 和他的夫人，因爲他們自己一個子女都沒有，逢此盛節，特撥付一大筆款子，存在銀行生息，自最近一次的耶穌聖誕節起，以後每年到了這個盛節的時候，都可以將這一筆利息取出來，送給法國的已有子女需要補助的家族，據說領得此項補助者已有二百九十家之多，每家所得自八十鎊至二百鎊不等，此各家所有的子女自九個至十四個不等。

本刊向來不贊成一國的大資本操諸少數私人之手，這個態度在文字方面屢有表現，所以提起這位法國的百萬富翁，當然不是表同情於什麽私人的資本主義。

講到他們夫婦這樣把錢送給人過一個比較舒服的盛節，也是消極的辦法，沒有什麽可以稱贊的地方。尤我國內地過陰歷新年的時候，往往有些錢的人家，尤其是念經吃素的老太太們，大發慈悲，（有許多是積陰德，還希望收到利己的結果。）抽些款子，叫一個人拿着往靜街僻巷去走走，看見有的人家窮迫過不得年要上吊的事情，便分些款子救濟救濟。這種事情不可謂不是善舉，但仍是消極的辦法，不是有系統的積極的助人養成自立能力的辦法。科納克的送錢過聖誕，似乎是屬於這一類的，這種救濟的方法，似乎沒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但是關於這一件事，有一點却是可取，就是他們夫婦並非專門想到他們自己的子嗣，，却想到許多人家的子嗣。在我國便有些不同，無論有錢也好，沒有錢也好，如果自己沒有子女，非弄一個不行。有的人家還因此大娶其姨太太，所可憐的，往往娶得愈多而生子的希望反愈少，急得他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就是有了女兒，不能算數，兒子總是要有的，沒有非弄一個不可，非有一個不可。其實何必！你在經濟上有雄厚的能力嗎？你替社會上多教育幾個別人的子弟，輔助他們成器，爲社會造福，和教育你自己的子弟有什麽兩樣？你在智力上有優越的能力嗎？你替社會上間接或直接（做教師的便是直接）多指導幾個別人的子弟，輔助他們成器，爲社會造福，和指導你自己的子弟有什麽兩樣？有了這種態度，便是人人可以有兒子了；不一定是真正自己生有兒子，倘能把別人的兒子看作自己的兒子，如教師之對於學生，常人之對於朋友的青年子女，甚至社會上需要我們輔助指導的孩童青年，各種機關裏有經驗的前輩之對於年青的助手……都可視爲自己的兒子一樣，盡愛護誘掖輔助之責，豈不是等於人人可以有兒子嗎？

濟案慘痛　同胞勿忘

我有一位老友楊君，他自己是沒有子女的，他有一位好朋友某君最近逝世了，遺下的子女中有一個十幾歲很聰明伶俐的女孩子，因經濟關係，有難於續學之勢，楊君就自己每月薪水所入，抽出二十元助她繼續求學，那個女孩子對於他們賢伉儷也敬愛如自己的父母，我很誠懇的恭賀楊君道：『這就等於你自己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徹底說起來，我們要自量有爲社會造健全分子的能力，纔可以生兒子，否則何苦作孽！此處所謂能力，不但包括自身的健康，也包括相當的經濟能力。有能力而生不出兒子的人，不妨多拿出自己的能力爲社會多教養幾個他人的子弟；沒有能力而又沒有兒子的人，更不必自尋煩惱，因爲你就是有了兒子，也沒有力量培養，還是盡力先把你自己弄好，先把你自己弄成有益於社會的堂堂的一個人。

我當然不是勸人絕對的不要生兒子，我的意思是勸那些沒有兒子的人不要着急，沒有相當能力的人不要多生兒子造孽，青年人更常以事業爲重，不要把生兒子這件事放在心裏，儘管等到有相當能力時再說；基本的觀念是要認定生兒子是要爲社會造成健全的分子，如無力做到這一層，不妨讓有力的人去做，不一定要拉在自己身上，要先把自己弄成有用的人：如有力做到這一層，就是自己沒有生什麼兒

子，也不妨出其力量替社會上多教養幾個人材，等於教育自己的子女。至現在科學發達，要使不能生兒子的人能生兒子的方法似乎還沒有，至於不生兒子或減少生育的方法，卻已有了。

有人說，有許多所以急急於要兒子，因爲要作養老的準備，我以爲有力量的人不一定要靠自己的兒子來養老，他們當然有相當的養老準備；沒有力量的人生了兒子沒有培養兒子的能力，自苦苦人，已經夠受，還希望前途不可必得的事，何苦來！我以爲他應把生兒子的念頭丟開，先盡力把自己弄好。關於這一點，我還有許多話要說，當於別篇文裏提及。

一個男女同學的討論會

李公樸

日前美國西北沿海岸各大學中之中國，日本，朝鮮，菲律濱，以及美國男女學生，共有九個大學，在炮特倫城立德大學舉行第一次學生對於太平洋國交問題的討論會。各校代表共有六十八人，中日朝鮮菲律濱之男女代表約佔半數，此外尚有各處男女青年會代表及各大學教授多人。會期雖祇三日，然所討論者倒都是目前最要緊的問題。此會之宗旨就是要從學生的眼光中來研究太平洋各國之狀況及相互間不同之意見，討論時尤在消除成見作第三者度態之研究。記者崇特約列席發表關於中國最近政治狀況，並參加討論大會中之重要問題，如日本人口增加與糧食之供給，東三省與日本糧食之關係，美國禁止東方人民入境律之批評，菲律濱之獨立問題與將來日美設有戰爭時之關係，以及太平洋各民族成見的問題等等。這許多問題討論時，均有激烈的爭辯，與有趣的批評，各代本國說話尚不失第三者之態度。在這許多問題中，尤以各民族誤會成見的問題爲最有趣。主領討論此問題者爲立德大學校長谷愛敏博士。當開始討論時，先有中日兩國學生起立申述他們在美國數年來之經驗，與被美國人欺侮之情形；菲島與朝鮮學生亦繼續加以援助，當許多美國人前痛述美國人過失。尤有趣的是有一個菲律濱學生與一日本學生，他們因有時美國女同學不願同他們跳舞，所以他們對於這種族成見問題討論時最起勁，大有主張立刻打倒之概！（按最近情形，美人對華人已較前好多矣，凡受高等教育者，雖不能說他們沒有輕視的成見，然外貌上則多相待以禮，惟因禮節與習慣不同，致起誤會，則又在所不能免耳。）而美國男女學生則又舉起糾正誤會，並提出許多補救此種成見與誤會之辨法，一種開誠布公融洽之空氣充滿會場，觀此亦可見學生頭腦究竟是比較的熱誠純潔！但結果仍無充分解決此問題可能性之提議。最後仍是由谷博士起立謂：『我以爲欲消除種族間之成見，惟仍有主張國際婚姻是根本解決方法。昨日我曾提起國際婚姻問題請諸君研究，卽此意。吾不知更有何方法較此更爲妥善者？』蓋谷博士在開會詞中曾提起種族成見與國際婚姻之關係一語，請大家注意。他的意思就是要使男女代表對此問題去考慮一番。因爲谷博士的思想極新，在此城中敬重其品學而懷疑其思想的人很多，卽以主張國際婚姻而論，當然又是那班有種族成見的人所不敢贊同的了。再說會場中自谷博士發表意見後，男女學生均不約而同的表示同意。在散會後，有幾個美國男女學生來問我對此問題的意見，我除表示認可外，乃轉詰彼等的觀念如何。誰知內中有位女同學的回答卻頗爽快簡明，她說：『我只知道有愛情，不知道有什麼種族！』她說完後，旁邊有位日本學生代表竟笑謂吾人曰：『可惜這位李先生已結婚，（他在房中看見內子相片，故知。）否則你們大可以結爲朋友，（編者

這位就是立德大學校長主張國際婚姻之谷博士，本刊第九期曾登過一張他正在作工的相片。

這位是此次大會主席格朗樂女士，她是本州Oregon大學四年級生，思想與言論均極清明，並爲此會發起人之一。

樣，李夫人看見也許要嚇得一跳！）倘若竟能因此而發生愛情，那麼本會說到就做到，理論與事實並進，不也是一件極痛快的事麼？』這幾句話引得團體之人鬨然大笑，這段種族成見與國際姻婚問題的討論也就在這大笑聲中結束．（公穀·流風節譯自美國）

徐公橋之空前農友聚會記

明皓

徐公橋是江蘇崑山縣一個很小的鄉鎮，居戶不過四十，人民僅一千有零，照這樣的鄉鎮，在一十八行省中，不知要有幾十萬個，可是這一年來，因該處農村教育之日有進展，徐公橋三字很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最近（一月六日）他們的鄉村改進會會所行落成禮，記者好久沒有過鄉村生活，便趁此機會去換換空氣，所有當天的開會情形，已有各日報記載，現在僅把幾件農友聚會的別緻情形，分述於左．

小小茶館高朋滿座

從上海到安亭的火車，上午共有三班，該會為便於招待計，前兩班到的人，除坐船者先出發下鄉外，餘者招待於站旁小茶館內，以便與第三班到者同行．於是此小茶館內，頓然高朋滿座，內中廳長局長縣長博士學士都有，這家茶館原是茅屋，某君云：今日真所謂『蓬蓽生輝』了．

健步如飛

在上午十點半的時候，上海和南京來的車都到了．車站月台上擠滿了來賓，約有七十人之譜．車站離徐公橋尚有六十里，招待者因請來賓登舟，來賓中何玉書潘公展二君自告奮勇，願隨群衆步行．除了幾位老先生和弱不禁風的文學家坐船外，其餘的都用足了腳力大踏步的在田岸上走．尤其是何玉書君等一行人走得更快，離開後隊約有半里之遙，當得起『健步如飛』一句話．

鶴髮白髮鄉老作主席

是日主席團共有五人，有一位是該鄉農民年齡最脊的石桂芳君，年七十有六，白髮銀鬚，精神矍鑠，態度從容，在群衆鼓掌聲中，行升旗禮，鬚髮與國旗齊飄，鑼鼓與爆竹共鳴．潘公展君說是生平未見之盛，良有以也．

彭縣長茶室敬老

吳縣縣長彭君，年僅二十六，是日亦到會，在未開會時到民衆茶園品茗，適先有一鄉老在，問『老先生高壽幾何？』鄉老謙遜答道：『甚小甚小』，彭君訝然：『以老先生高年，尚稱甚小，我輩如何？』鄉老道：『區區行年七十一，尚有老母在堂，今年九十有一了．』彭君聞之肅然起敬，為之斟茶而退．

小鐵牛大顯神通

該鄉有新農具陳列室，陳列多中華鐵工廠出品，中有噴水機一座，俗名『萬能鐵牛』是日由工廠技師傅守璞君在場說明幷試驗，開足引擎，劈拍之聲不絕，鄉人觀者如堵，為之驚奇不置．

農學專家紛評種子

是日農學專家到者甚多，在該鄉農事試驗場，大談種子改良之必要，與夫該鄉之成績，口講指畫，得意非常．古人云『話不投機半句多』，大約他們幾位專家在農場相遇，彷彿他鄉遇故知，故談得如此起勁．

農友可佩

是日除來賓外，農友有四五百人之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濟濟一堂，秩序井然，靜坐聽講，毫無喧嘩擾攘情形．潘公展君演說，謂生平到過的會，不知有幾百次，從未見過農友們有此機會，有此秩序，深喜他此行不虛．

新會所

會所係新建，除禮堂外，有音樂室，圖書室，醫藥室，合作社等．門前且懸一榜，貼許多紅紙條，某也助某器，某也捐某物，好像城隍廟前之所謂『心榜』，因該會所除建築費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捐款外，屋內設備若桌椅時計等，皆為鄉民捐贈．而上海之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三友實業社，五洲大藥房，中華琺瑯廠等，亦均有出品投贈云．

『眞美善的』女作家

張若谷先生最近替『眞美善』月刊編了一期『女作家號』，承他很鄭重的叫我介紹給本刊的讀者，我够不上做文學家，本刊也不是專門研究文學的刊物，本不敢瞎拉，但是提倡藝術以增富人生的興趣，卻也是本刊基本信念之一，我們若能分些工夫欣賞欣賞好文學，也是增加愉快生活的一種途徑，所以我現在抽點出來談談．

張先生有一天慨然對我說道：『做編輯的人向作家拉稿子，好像孝子磕頭！』他把做編輯的人比作善於『磕頭』的『孝子』，可為做編輯的人灑一掬同情之淚！他編這期專號，在兩個月的短時期內居然拉到了二十餘萬字的好作品，包括了三十幾位的中國現代女作家，可算是神通廣大，他到底磕過幾次頭，我們無從查考，但他用力之勤，卻是很可以佩服的．

他自己在這本書裏做了一篇『中國現代的女作家』，『就各種作品的本身做一個簡單的提要式的介紹，有時也偶然說到作者的生活與性格方面……』他所引的女詩人露絲女士讚唱美麗之動人，的確是很動人的：『如玉般的軀體，軟綿綿臥在白羅帳中：嫩美的雙臂舒展着：風幔紗吹，撩動了帳內紛披枕上的如絲。秀髮，柔膩的額際，把額兒輕輕蓋着，鳳眼的雙眸，安然合着；粉白的卵形的面龐，淡紅的嫩頰，露着兩個淺淺的笑渦——嫣然含笑！青春之夢魂，隨着青春之嬌懶俱去。』

他說到『於新舊文學都有成功的女作家雪林女士』提起她的『忠於正義的』軼事，現在轉述一節如下：『七年前，伊曾爲女高師某女教員蒙不白事，外界不明真相，連報紙上都登列着誣蔑的文字，伊獨自似義挺身出來，做了不少文字，奔走各報替某女教員辯說，又寫一封極長的匿名信去安慰伊，後來竟得將事實的真相水落石出。』

雪林女士在這本專號裏的作品，有一篇是『煩悶的時候』，隨筆寫來，處處動人心絃，尤凄楚感人的有兩段，一段是想念她的慈母，有一夜她和仲康先生在街間逛，忽然間她回頭不見了他，看時，原來他在二丈外的小攤子買襪子，她不願意更走回去，便停在一家小小雜貨舖等待他，在這個當兒，她因看見了雜貨舖前一對母女，不禁淌着淚想念她的已逝的慈母，她說：

『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穿着很樸素的花布旗袍，烏雲的頭髮，早已截去，兩顆漆黑靈活的眼珠，襯着嫩白的圓臉，雖然是個平常的女郎，倒也有惹人注意處，與她並肩立着的是一個黃瘦的老婦，正在櫃台邊與店夥爭論一枝絨線的價錢，無疑的她是那女郎的母親。

『絨線的價錢，討論未成，老婦想不買了，那女郎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似乎是說這顏色很難配，不可錯過機會，老婦人只得向衣袋裏掏錢了……

『這極平常的光景，才射入我的眼簾，便閃電似的蘇醒了十年前一個記憶：

『一年秋初的時候，母親和我從鄉下到省城——安慶——有一天我陪她上街買衣料．我見衣舖裏有一個玻璃餅，裏面襯着一張雪景，異常消雅．我想將它買回來作畫時作爲鎮紙之用，便請母親買．開價是四角五分，母親嫌貴不要，我在旁撒嬌撒癡的定要她買．店裏人都笑了，說道：「太太，你買了吧，這東西正好給小女孩玩．」

『慚愧，我那時身段雖不高，却已經十八歲了．在母親前我依然是一個八歲的小孩子，無怪乎店裏的夥計，也把我常做小女孩了．

免得難爲情

清風

西洋婦女的目前時尚，喜歡穿短裙，把一雙美腿的大部分赤裸裸的顯露出來，走的時候還勉強遮得住兩個膝蓋，一到了坐下去的時候，往往東拉西扯，遮遮掩掩現出窘態；美國西雅圖地方有一家靴鞋大公司，因爲這個緣故，在婦女試鞋的椅前，特用金屬做一個擱腿的東西，裝在上面，（如圖所示）使婦女坐上去，由夥計替她試穿鞋子的時候，她可以免得難爲情．這種新奇的小事，也很可表示他們在商業上無處不爲顧客方便着想，比我國的店舖，有的時候你向商店購貨物，他却給你一副閻王面孔，好像要把你嚇走，相去幾何？

美的體格

孤峯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長灘』Long Beach最近舉行西南太平洋的體格美比賽會，在四十七位各處特派的女子裏面，十九歲的柯麗爾女士 Dorothy Collier 被選爲體格最美麗的女子，圖中她手裏所扶着的大銀杯就是她所得的獎品

柯麗爾女士

『母親一面帶着愛憐的笑，一面帶着埋怨的口氣：「這東西一不留心就要打碎的，有什麼用呢？……你總不聽我的話！」但是，常走出那洋貨舖門時，那可愛的玻璃餅，已在我衣袋裏了。

『今晚看了這一雙母女，回想從前我和母親的一段情況，我竟呆呆地立在雜貨舖前，惘然如入夢。

『康買好了襪子趕來，看見我臉上隱有淚痕，說話的聲音也有些梗，很奇訝地問道：

——好好的爲什麼在街上哭呢？又是誰得罪你了？

——誰哭呢？剛才起了一陣風，馬路上的飛沙吹入我眼睛罷了。

『我勉强說了這幾句普通的解釋話，——其實也尋不出別的話來——便和康離開那絨線店向前走去。』

這種至性的文字，慈母愛女之愛，繪影繪聲，歷歷在目，我以爲無論何人讀了都要感動的。

還有一段『一對情人』：

『小喜是山東人，到我家時不過八歲，相貌並不美，一個平常的小女孩而已，但她那北方民族固有的白皙細嫩的皮膚，和蘋果似的雙腮，倒曾引起我母親幾回的歡賞。我那時也是一個小孩子，常常和幾個年齡相若的弟妹遊戲，小喜也在內。她教我唱北方民歌，歷歷可聽……以後我在省裏讀書，暑假時才得回家一次。小喜也已長大了，皮膚變得很粗，身段也長成粗笨的模樣，但那兩塊蘋果似的雙腮，還是鮮紅得可愛。

『一年我回家，聽說小喜死了。大姊告訴我說：去年春天，小喜忽然發了熱病，日夜發燒。在我家做工的成衣阿同，很可憐她。小喜的寢室與阿同的工作所正對，開了門可以望見。鄉下人秉性率眞，不講什麼禮防，阿同常常在門口伺候她的病，並買了許多徽州大雪梨給她解渴。雖然不敢到房裏去撫慰，但一片噓寒問暖的心腸，溫存慰貼的蜜意，也已教小喜感入肺腑了。

『小喜病愈之後，兩個人竟有戀愛的形迹，露在別人眼裏。這事爲我嫂所知，使她十分惱怒。她是一個正派人，不容她的婢女發生這種不端的事；但小喜已到了婚嫁的年齡，依理也不能更留，所以便決意爲她擇配。有人勸她將小喜許給阿同，她堅執不肯，她恨小喜丟了她的臉，對於她的戀愛問題，偏要拗她一拗。

『一對情人知道這事竟出於私奔之一途。派人去追，他們只好躱在山谷裏。二月天氣，春寒料峭，春冰滿溪，他們伏在澗邊深草裏，伏了一天一夜。

『追回以後，怕他們自尋短見，也不敢難爲他們。阿同自覺無顏，借故離開本鄉到別處做工去了。小喜則被强迫的配了一個二十幾歲的農夫。

『第二年小喜產了一個女孩子，得了產後病死了。

『阿同浪遊回來，聽見小喜已死，買了幾陌紙錢，備了一些羹飯，到她墳上奠了一番……以後阿同提起小喜便對人揮淚道：「假如他們將小喜許配給我，一定不會死的，我是三十歲以上的人，我知道應當怎樣去當心她的病的。」』

一個人的終身大事，竟有不相干的人『偏要拗她一拗』，這是何等橫蠻無理的事情！

現因篇幅關係，關於這本書的介紹，就此中止。倘若可把編輯比作烹調，我們也許可以把張若谷先生叫做『張廚子』，『張廚子』既叫我介紹他這碗[illegible]好菜，我當然要從這一大碗裏分一點點出來，讓大家嘗嘗看。不過我不[illegible]『磕頭』之力，揩了這些好油，想『張廚子』先生不至努着嘴弗高興罷！

也有困難

落霞

在本刊上期裏李秋女士提起出嫁有了小孩的女教員『時常缺課』，『迷新出的書報都不看了』，這種事實至少含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不能照常教課，一個是不能自求進步。這種現象不但我國有，就是事業比較發達的美國居然也有相類的困難。據最近一期"The Nation's Schools"（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所載，伊利諾易州的枯克縣一七〇號學校區School District 170, Cook County, Illinois會就最近五年中九十五位缺課的女教員，分已嫁未嫁，作一統計表。（參看附表）

已嫁及未嫁的女教員每年缺課平均日數表

最近五年	未嫁的女教員			已嫁的女教員		
	缺課全數	因病	非病因	缺課全數	因病	非病因
1923-24	3.5	3.0	.5	4.5	2.5	2.0
1924-25	2.8	2.2	.6	4.9	2.8	2.1
1925-26	4.9	4.4	.5	5.4	3.4	2.0
1926-27	2.6	2.1	.5	5.25	3.4	1.85
1927-28	6.9	6.4	.5	5.5	1.7	3.8

表內把未嫁的和已嫁的分開兩項，這是很明瞭的。最近的五年是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各人每年缺課的時間，合成日數，未嫁的缺課時間歸入未嫁的一起；已嫁的缺課時間，歸入已嫁的一起；然後各就各項的人數求得平均數。例如第一格的三·五，就是未嫁的女教員每年缺課的時間合成日數，就各人平均算起來，有了三天半，餘類推。

試看這個表，除一九一七—二八年未嫁

的女教員病假特多爲例外，可得下列的事實：(一)在此五年之中，已嫁的女教員缺課比未嫁的多．其中有兩年，卽一九二四—二五及一九二六—二七兩年，已嫁的女教員缺課差不多比未嫁的多了一倍．(二)除一九二七—二八一年外，因病缺課者，已嫁與未嫁兩項並沒有什麽差異．(三)表中最可注意者是除因個人疾病之外而缺課之數目，已嫁者和未嫁者比，所多自三倍以至七倍．

已嫁的女教員缺課爲什麽獨多？這個原因很容易明白，一部分是因爲女子已嫁了之後，她個人的關係及義務也隨之俱增，她所參加的俱樂部或其他團體，(按此事中國尙少)比未嫁者更多，於是招待應酬也較繁．此外家務的責任也增加．如有了小孩，往往因小孩或丈夫生病而不得不缺課．有時客人不一定在星期六或星期日來訪，於是又往往躭誤她的上課時間．

以上是關於『不能照常教課』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不能自求進步』．歐美教育當局最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要設法使教員有自進步的機會．最簡易的方法是於大學或師範學校內增設適於教員再求進步的科目，此外在各大學暑期學校中，在過去的幾年內，入學的教師也大大的增加．

例如上面所舉的枯克縣的一七〇號教育區內的教員，不但利用附近時家谷大學及西北大學所設的暑期學校，卽平常該大學的夜校及星期六的特班，都得利用．在學校方面雖無求學之津貼，然有增新之制度，使學識進步之教員決不至勞而無功．

但在已嫁的女教員，因家務及社交的關係繁屑，除教課之外，決無多餘時間顧及自修的事情．

該區教育局因爲這個緣故，特通過兩條規則：(一)該區初等學校裏未嫁的女教員如於簽定合同之後出嫁，則該合同於本學期之末，當然取消；(二)自一九二八年起，該區教員校長及學監，至少每三年必須入相當學校求得三單位的更進一步的課程．所謂一個單位，是說所修的更深一步的科目，每星期至少上課四小時，或每學期至少六星期．如有教員三年之中未得此成績者，第四年之合同卽不繼續．這簡直可以說是教師的『强迫教育』！

話又要說回來了．我以爲已嫁的女教員而未有子女，還可沒有問題，有了一兩個也許還不成問題，若成羣結隊的生出來，似乎就很難處置了．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五十五）

鄒恩潤譯述

孫欽露得到中國去的家書叫他回中國去走一趟，他在接信的第二天的早晨黎明的時候，在牀舖上和愛翡女士商量，他的意思是要請愛翡女士陪着小孩子露賓暫住英國，讓他自己一個人先回中國去，而愛翡女士的意思却要隨他一同走，彼此談了好一會兒，孫欽露感於她的至誠深愛，弄得說不出話來，攬偎着在牀上出神，這是在上次已經詳細說過的．到了後來，他覺得嬌妻之親熱不忍相離，有若小鳥依人，怪可憐似的，心裏實在不過意，便勉從她的意思，答應帶她同走．愛翡女士得了這個好音，便起身收拾行裝，布置雜物，整理一切，預備起程．

不過嬰孩露賓因太小，恐怕途中受苦．決意暫寄史諾家裏，由史諾夫人照拂．

在他們夫婦尙未離開倫敦以前，有一天愛翡女士問孫欽露道：『你心裏不喜歡在中國住家嗎？我的意思以爲我們的小家庭儘可搬到中國去住，豈不很好？你以爲如何？我在這幾天裏一直在想着這件事情．我看你自從接到中國來的那兩封家書促你回去之後，簡直歸心如箭，這也不足怪，不過我想我們何以不把我們的小家庭完全搬回中國去呢？』

孫欽露笑着答道：『中國目前的狀況還未有什麽進步，把住過英國的小家庭搬到中國去，豈不像把英國的鮮花栽在中國的荒野？』

愛翡女士很柔和的提醒他道：『你要知道露賓是一半中國一半英國的．並不會過不慣中國的生活．至於我呢？旣是你的妻子，一切都可以跟着你，也不至有什麽問題的．』

孫欽露開玩笑的答她道：『你不要說露賓是半中國半英國的，露賓的樣子，比你還要像英國的呢．』

愛翡：『你這句話並沒有答復我的意思，也可以說是所答非所問．』她這樣說的時候，把手臂擁在孫欽露的肩上倚偎着，繼續的說下去：『我住在倫敦這許多時候確是覺得異常的愉快，我確覺得眞舒服，眞是幸福，事事都使我十二分的滿意．在我呢，心裏實在也喜歡倫敦，愛好在倫敦的許多親友．但是這種種都比不上一件事，這件事不是別的，就是我心裏所酷愛的是要不離開你和我們的小孩子露賓．這是出我心坎裏說出來的話．我那一天黎明

在牀上和你說的話，字字都是由我心坎裏出來的，字字都是忠實的。我想到你，無論住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的，都不在乎的。這是我心靈上要這樣的，絲毫不出於勉強的。所以讓我們索性住在中國——你的大部分的業務都在這個地方。所以我要請你帶我一同回到你的祖國去，把我造成功一個中國的婦女，這是我所心願的。」

孫欽露聽到這裏，又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把兩隻手抱着她的那副嬌嫩的臉，迷着眼望着，這就是他當時的惟一的回答。

愛翡女士現着笑靨，仍堅執的問他道：「你到底是否歡喜和我一同住在中國？將來我們儘可以時時到倫敦來看看，做做客，你說好麼？」

孫欽露笑着答道：「無論如何。我們先到中國去旅行一次，嘗試嘗試看怎樣。」

譯餘閒談：這樣真誠深愛令人感泣的賢女子如愛翡女士，只有令我們羨煞老孫之幸福而已，夫復何言！不過女子的專一也有兩種的分別。一種是心裏真正覺得你本人的可愛，於是乎專一；有的是既經嫁了你，不得不靠你吃飯，名分已定，無可如何，就是心裏不覺得你本人的可愛，也只得專一。前者是爲着真愛，後者是吃飯主義！

讀者信箱

本欄所發表的來信內容，全由投函者負責　編者

社會對於黃女士何如此之慘酷！

胡堯昌

編者先生：黃慧如女士因不慣鄉村簡陋的生活，所以在一月六日那天，從吳塔到蘇州志華產科醫院中來待產。我曾經訪問過四次，而談過三次。談話的問答，因爲我已經在別的報上發表過，不再贅述。但是我從這三次談話中，可以堅決的斷定她是『意志極薄弱的女子』。因爲我第一次和她談話的時候，我這樣問：『報載謂女士將不再到鄉下，也不願嫁陸根榮了。確否？』她這樣的答我：『是的！不再到鄉下，因爲鄉村生活，我絕對不慣！嫁陸根榮和不嫁陸根榮，還沒有決定；但是我爲他而這樣地吃苦，也對得住他了！』我們根據了這個問答，黃女士至少有一半自悔了。但第二次我去訪問的時候，她又表示要始終如一的跟陸根榮。所以前幾天的各報上，都是前後矛盾的記載。我在昨天的下午，又到志華醫院作第三次的訪問，並向她攝了一張照。當時問她：『女士前曾表示不嫁陸根榮，現在何以又要始終的跟陸根榮？』她這樣回答我：『因爲外界都來信責罵我！』同時他在衣袋內摸出了一疊信來，都是漠不相關的人不負責任的無謂謾罵！

我們從上面的一段情形看來，可見黃女士曾經有過懸崖勒馬，不嫁陸根榮的意思，後因外界來信的責罵，便又改換了她的主意，這可以證明黃女士的意志很薄弱！容易受人的慫弄！吳縣日報記者沈伯英君，和蘇州明報記者任時心君，他們也都和我一樣地說：『黃慧如志意太薄弱！』黃慧如意志太薄弱，那麼以前的種種，我們可想而知了。真可憐！

黃女士此次有不嫁陸根榮的表示，與本刊也很有關係，因爲她在鄉間的時候。有人曾經把兩份本刊寄給她。內有編者的那篇『我們憐惜黃慧如女士』一文。聽說她看了很感動。我在這第二次訪問她的時候，也曾問過她：『女士對於上海生活週刊上的那篇「我們憐惜黃慧如女士」一文看過沒有？』她答，『看過的。』我又問『女士認爲論得合理否？』她答：『合理的。』我第三次去訪問她是本月於十三日。這天上海的吳農花等，已先我而至，其時有投機份子叫釣鰲客的星相家，他要求黃慧如的生日生辰說出，來算一命；並且用強迫的手段和黃慧如合攝一張照相，去做他的廣告！當時黃女士竭力拒絕，這一羣人竟纏擾了三小時之久，終於意志薄弱的黃慧如，被他們利用！遂他們的私願而去！唉！可憐的黃女士！在天涯淪落飄零的時候，還被人如此利用侮弄！

這天她接到一個同情她的一個女士的來信，並附於着生活週刊三份，這信是很負盛名的蘇州某女中某女生發的。（真校名，真姓名，請恕我不宣佈。）現在把原信一字不移的抄錄於下：「我欽佩的姊姊慧如，你也驚異嗎？一個不相識的我，很冒犯地寫信給你！你能諒解我嗎？你能領受我對你的敬愛嗎？姊姊請你不用驚奇，請你原諒我的熱忱吧！我幾次想寫信給你，我想使你在痛苦之中，我能安慰你一點兒。我自以爲我的給你的信，是能減輕姊姊些微的痛苦啊！姊姊，雖然是些微的，可是我的熱忱是無限的啊！姐姐！我欽佩的姊妹！我最初在報上，得知你的事情之後，我很可憐你！諒解你！同情你！欽佩你的勇氣！常人不有的膽氣，我是個極關心姊姊的人。我想和姐姐談的話很多，可是放學在即，各項功課都忙着考，所以同時上課，還要考；更有什麼小考，真是忙得要命！因此現在不能多寫什麼，寄上生活週刊三份，不知姐姐可曾已看過？請你保存！我還要的！這報說的話很好，都很合理！合事實！你肯交還我嗎？你肯寫回信給我嗎？如果姐姐現在不大寫信，那麼便

寫上三句也好，可是請你原諒我一個請求，最好請你寫給我不要用真名好麼？請你原諒我這個弱者，「我處在這個無同情的學校中，以及不懂什麼，你應體諒我這些地方！（下略）」其中有幾處欠通的地方，記者爲存真起見，所以沒有刪改。

胡曉昌寄自蘇州黃鸝坊橋弄三十一號。十八，一，十五。

胡君說黃女士意志薄弱，真是中肯的話。其實年青閱歷淺的人，尤其是女子，最易受惑，所以非常需要賢明的父母親友之愛護指導。黃女士從前所處的家庭，是一個沒有同情心的家庭，無愛護指導之可言，（詳見胡君所提起的本刊三四兩期裏的一文，）所以趨入迷途，流離顛沛至此，

我們關於黃女士的態度，已於本刊三四期一文裏詳及，現在的態度還是一樣的，不必多贅。不過我們看見社會上許多人當她作『奇貨』，千般萬般的苦害她，利用她，簡直是看作藉此發財的良好機會，深痛社會的冷酷，這個孤苦零丁的不幸女子之大可哀憐。我們要知道她是一個一時錯誤的不幸的平凡女子，並不是什麼抱負偉大陰鷙沈毅或老於世故的政治家外交家，那裏經得起新聞記者的紛紛盤詰，社會上不負責任的多方集矢，怪不得她的神經錯亂，弄得無以自容，這豈不是慘無人道的冷酷現象嗎？況在待產的時期，生理上處於非常態的時期，這種煩擾窘苦，更爲慘酷！我以爲黃女士應當絕對的拒絕見客，志華醫院更當負責助她拒絕見客，因以爲醫院對於病人本有這樣的職權，否則她原欲在醫院裏靜養，而醫院卻任她因受外界的紛擾壓迫而發神經病，於責任上似乎也不能無愧。我以爲不但要助她拒絕見客，就是不相干的信，也不要讓她看，讓她安心靜養，讓她自己澄思詳慮，她的前途應如何辦才好，最好更有賢明肯負責任的親友助她從長計議，使她能夠好好的做一個人。

編者

租妻問題

楊希堯

主筆先生大鑒：頃閱六月十七日生活載甘肅省有無力娶妻而望子心切者，有向他人立券租妻，期或兩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爲限，過期由原夫調回，一日不能逗留云云。查甘肅實無此種風俗，此處原無富戶，其一般貧人娶妻之費，少則三十元五十元，至多不過二百元；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古訓，雖或流行民間，然此處一般人實不肯以孟子之言爲金科玉律；甘肅尚有招贅之風，其無力娶妻者往往至女家爲贅婿。基於上列情事，足證所載不確，因書數語，倘祈更正爲盼。專此順頌文祺。 楊希堯敬啓。

按本刊那篇婚俗奇談係投稿，也許是由於耳聞的；此信係由甘肅渭源縣政府寄來的，對於甘肅情形當然熟悉。不過據編者所知，即內地各省偏僻之地也有租妻陋俗，但不能以一二處而概括全省耳。 編者

爲薛女士事啟事

編者

自本刊本卷第四期讀者信箱裏發表了薛華麗女士的來信，（事實是真的，姓名是依女士的意思用假托的，）表同情者的信紛至沓來，編者曾因此事在第八期發表過一篇長文。迄今薛女士並未再有來信，而投函表同情者仍陸續而來。本刊非俟薛女士再有信來，對此事只得暫告一段落，尚希諒察。一面已另將此情形函告薛女士，如她再有意見發表，當即在本刊披露，

一週鳥瞰

一月十三日（星期日）至十九日（星期六） 曉湘

□張學良通電宣布楊常罪狀　張學良槍殺二人楊宇霆常蔭槐後，於十一日發出通電，列數二人罪狀，該電爲張學良領銜，東北重要官長均署，電中所舉楊常罪案如下：（一）阻撓大局；（二）觀遼因則釀成戰爭禍魁，觀近因則破壞和平之首；（三）動用兵工廠公欵，有案可稽者達二千萬元，悉入私囊；（四）結黨營私，翦茂異己；（五）擾亂金融，延長戰禍。

□日本駐華芳澤公使再來華　停頓已久之中日交涉，因芳澤氏再度來華，忽呈轉機之象。芳澤十六日已離東京起程來華，十九日午抵上海。臨行時發表來華宣言，聲稱以謀改善惡化環境，爲職責；據外長王正廷十四日下午對滬新聞記者之談話，稱矢田曾稱日政府對濟南駐兵，已定由六千人撤退減至三千人以示好感，王外長述對日外交方針，日方必須聲明兩點，放棄旅大租借地，取銷領事裁判權，更須聲明撤盡日兵，然後稅約方可簽字。

□第一七一次中央政會　十六日中央政治會議開第一七一次會議，決議要案：（一）各省對外交涉，悉歸中央辦理；（二）通過土地法審查案；（三）僑務委員會改組，任林森爲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四）任馮玉祥爲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五）任命張人傑曾養甫爲建設委員會正副委員長；（六）武漢准予設立臨時商事法庭，儘一年內結束。

□編遣會四次大會　十七日編遣會議第四次大會，出席者蔣中正等四十餘人，通過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十七條，其要目爲：（一）取消戰時編制；（二）分設六編遣區；（三）派員點驗部隊保管全部軍械；（四）兵工廠均停辦；（五）編遣區不永設；（六）全國陸軍兵額不得過八十萬；（七）軍需獨立統一；（八）必要時在各省設綏靖區。